

潛

水

天涯獵戶星

李方 著



潛
文 叢
水

東方出版社

文

叢



628

责任编辑:喻 阳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宗英

责任校对:唐桂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猎户星/李方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活水文丛)

ISBN 7-5060-0962-5

I. 天…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天涯猎户星

TIANYA LIEHU XING

李 方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164 千字 印数:1—6 000 册

ISBN 7-5060-0962-5/G·173 定价:13.00 元

目 录



隐于星空 1

秋属水 7

北落师门 12

天马行空 19

迷宫 22

七姐妹 30

恶魔光辉 33

王良 38

南望纪事 47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9

银河 62

北极星 65

蒙尘 69

天涯猎户星	72
南极老人	79
天狼星	84
铁龙套	93
西北望,射天狼	99
两只兔子	101
生不逢时	106
永不分离	110
北方大星	114

流星	119
谁在和太阳打雪仗	121
在阳光后边	124
Born in microwave	127
荧惑	133
法厄同	139
大神朱庇特	142
草帽歌	147
失败的神祇	150
摆渡黑暗	152
On dark side of the moon	158

行吟诗人	162
狮子	166
春气动	171
北斗七星	174

南天门	179
星分翼轸	183
牧羊人	188
对黄金时代的追忆	193
南十字星座	198
七月流火	201
一颗名叫传说的星	211
马人的智慧	216
舒展	220
牛郎织女	225

隐于星空

天空正在变得遥远

那天晚上回家，走在胡同里，看见天上星星出来了。

日本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里有这样两句对白：“看，星星出来了。”“是啊，在东京已经不容易看见星星了。”其实北京也一样。大城市的夜空都是暗红色的。这主要是光害污染的结果，但似乎尚未引起普遍重视。

由于光源充足，这城里的人们养成了晚上不睡早晨不起的习惯。后半夜，我端着望远镜看星星的时候，大街上仍有人游荡。我们彼此打量，都觉得对方有毛病。

我的毛病在于对天上的事情太感兴趣。这可是个大毛病，因为人的能量有限，对天上的事儿知道多了，在地上差不多就是个白痴。这使关心我的人忧心忡忡，怕我这样下去会被社会淘汰掉。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自己会被社会淘汰；而从前，更多的则是担心国家被“开除球籍”。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胡同里坐着纳凉的人。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问他爸爸：“那是什么星？”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大角星正在西边的夜幕上闪烁。这是一个八月的夜晚，牛郎织女高挂在头顶上

方。大人犯了一会儿愣，没搭腔，转过身又和邻居聊天去了。他们正在谈论某个股票将被套牢。的确，有关星星的事情离我们太遥远了。小孩讨了个没趣，跑去玩了。

晚饭后在楼下散步，我经常发现孩子们在看星星。有一次，几个初中生甚至在马路边支起了一架30倍的望远镜。但城市的天空状况太糟糕了，最后他们把镜筒对准了远处塔楼上的住家。还有一次，天气难得好，我用肉眼在西北夜空上看见了海尔波普彗星。当时我兴奋地大喊起来，随即发现，五分钟之内，我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几个孩子，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望远镜，样式五花八门，甚至有北洋水师用过的那种烧火棍。每一张小脸都带着热切的表情，争先恐后地问“在哪儿在哪儿”。如果这是一帮大人，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站在股票交易大厅里。

星空中就剩下孩子们了。所以我也是一个孩子。我自己做过各种心理测验，发现我的“心理年龄”远低于实际年龄。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天才或弱智两种人身上。二十年前我就发现自己做不了天才，看来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孩子有孩子的游戏，他们在星空间游戏，而不是在这蝇营狗苟驴嘶马咬的大地上。

大人的天空正在变得遥远。十几年前一幅著名的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流鼻血只好仰头向天，却引得一大帮人一齐往天上看，以为发生了什么。漫画在于讽刺中国人的从众心理，但现在想来我感到很悲哀。至少在那时候人们还对天上的事有着真诚的兴趣。而今天，围观的现象少了，肯抬头琢磨琢磨天空的人就更少了。今天的人们都很忙。

我看星星说明我不很忙。其实我忙得要命，恨不得一个人当三个使。看星星占去了我大量睡眠时间，以致白天经常

五迷三道的，觉得眼前金星乱冒。

我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星星的世界里。

听，那来自夜空的歌声

我对星星的兴趣产生于很小的时候。那是 70 年代初，中国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我生活在乡下老家，于是在看牛郎织女之外，又多了一项新内容：在满天星斗中寻找那个中国人自力更生的骄傲。事情在乡下可以传得神乎其神，乡亲们都说，如果你在星空间看见一颗会动的星星，那准是咱们的人造卫星。他们还说，咱们的卫星始终在播放《东方红》，如果你侧耳细听，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那嘹亮的曲调。甚至还有传闻说可以看见毛主席，正和蔼可亲地注视着他的国家。

于是每天吃罢晚饭，我就搬把凳子坐在院子里，等着看人造卫星飞过头顶，等着听东方红，等着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姥姥百般威逼利诱也不肯就睡。好多天过去了，我没看见卫星飞过，没听见《东方红》，更没看见毛主席。但我相信这全是我的错，一定是在我一不留神的时候，与它匆匆错过了。真正气派的《东方红》，是我后来到北京从电报大楼的钟声听到的。真正的毛主席，是我后来在纪念堂瞻仰到的遗容。真正的人造卫星，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见过它们飞过夜空。但我对星星的兴趣保持下来。

北京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汽车多，小孩多，还有一个动物园。节假日父母带我去动物园看猴子。我问，马路对面那个大圆球房顶是什么？他们说是天文馆。我说，我不想看猴子，我想看天文馆。我们就坐在了天文馆里，灯光一暗，球幕上映出点点繁星，解说员开始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述我国宇

宙事业的美好前景。当时我什么都不明白。

天文爱好者也许会怀念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好时光。那几年爱知识爱科学蔚然成风，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声光电新玩艺，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基础学科，而不是应用学科，天文学曾经风行了好一阵子。耳濡目染，当时我的书包里也装满了像《天文爱好者》、《我们爱科学》、《飞碟探索》这类杂志。但我后来竟选择了文科。这可能是因为我只是喜欢天文带来的神秘感和诗意，而对基础理论不感兴趣。高中参加天文兴趣小组，我最喜欢上认星课，但一听到“角秒差”一类的专业名词就头大如斗。

这决定了我对天文的兴趣永远只停留在看的阶段。我还记得每认识一颗星星时那种喜悦的心情。为了追求这种喜悦，今天我差不多已经可以认识天上所有的星星。对星空的熟悉，使我能够一眼看出其中的变化。像前边提到的海尔波普彗星，当时我并没有刻意去找，只是突然发现那里凭空多了一颗亮星，马上意识到就是它。

古人追求“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今天这两种学问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它们带给我的，只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感觉上离人远，离自然近。感觉上轻松自在。

能够感觉到幸福，而且与物质生活无关，我以为这是好的。

隐于星空

有各种归隐。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严武陵隐于钓，刘伶隐于酒，陶渊明隐于田亩，贾宝玉隐于脂粉之间，阶级敌人隐于群众之中。我非圣贤，我隐于星空。

有人隐于星空。爱尔兰的叶芝描写他的情人“在群星间

隐藏着脸庞”。

所谓“心远地自偏”，身隐不如心隐。明朝有个学者叫于心隐，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妙不可言。星空是如此辽阔，堪作心灵的家园。

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灵的家园。我的一个朋友讲，他经常做一个梦，梦见一间大屋子里有许多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安放着一个古圣先贤的灵魂。还有一些格子空着，他认定其中有一个是为他预备的。为此，他非常勤奋地工作，不为自己，而是以呼吁天下百姓的疾苦为己任，许多年都是这样。我没有他那种志向，因此我的心灵家园不是格子，而是一个星空。这不是说我的更大，而是我的更闲，更不着边际。我是心闲，而不是身闲。我以为人在忙的时候，心更应该是闲的。这或者就是所谓“平常心”。这是中国人的活法，因此西方人许多莫名其妙的怪病，中国人一般都不怎么得。

但说实话，中国人，特别是城里人，恐怕离得这些怪病不远了。这是现代都市文明带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终日忙碌，精神紧张，没情没绪，人际关系淡薄。我们甚至已经不习惯给朋友写信倾诉心曲，顶多有事互相打个电话。我们正在失去组织语言的能力。我们见面聊天，三句话离不开下海炒股房子汽车上网女人时装婚外恋，再不然就怀旧，怀念过去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好时光。而在这一切的后边，我们都能看见物欲的身影。

这个民族的欲望已经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明天会比今天好得多。我本人并不对未来抱着悲观的态度，我只是不那么乐观，因为并没有报道说在神州大地上出土了阿拉丁神灯，也没有神祇许诺可以满足人们的若干愿望。事在人为，政策也是人制定的；人并不是神。

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奔向美好生活,但总有一天人们也许会发现,再往前美好哪怕一点都难。这是可能的。我们要为那一天的到来做些准备,而不是由于失望而绝望而疯狂而精神崩溃。我不是仁人志士,也不居庙堂之高,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方略。我只是给自己预备一个星空,到时候可以退隐到那里去。这符合经济学原理,就像以钱生钱,只有分散多点投资,而不是孤注一掷,保险系数才会大一些。而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对于未来,似乎更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

那是我的星空,也是所有人的星空。我常对人说:“没事儿看看星星吧,哪怕就五分钟。”五分钟是抽一支烟的功夫,刚好用来发发呆,洗个澡(还不能彻底),或者是熬过电视剧开演前的广告时间。而用五分钟来看看星空,会很好的,也耽误不了什么事。

那时候你会发现,世界是如此之大,个人是如此之小,以致人世间的所有纷扰都不足萦怀。王羲之曾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亦足以畅叙幽情。”到那时候你会发现,他还未曾道出其中万一。

秋 属 水

我曾经请教一位学历史的朋友，秋属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在“五行”即金、木、水、火、土里边，秋属哪种？古人说“金秋十月”，我不知道这个“金”字，代表颜色还是代表属性。欧阳修在《秋声赋》里说：“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其实已经说得明白。但我还有点疑问，就请教朋友。

朋友告诉我说，秋属金，冬属水，春属木，夏属火。至于土，记不清朋友具体怎么说的了，大概是平均分配在各月中，但到底指哪些天，已经忘记了。好在这篇文章和土无关，就不必去深究了。

看来，秋属金，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注视秋季星空，我却感到，秋属水。因为在这片广阔而寥落的天区里，有很多星座都跟水有关，像双鱼座、南鱼座、鲸鱼座、剑鱼座、水蛇座、波江座、宝瓶座等。另外还有一个小星座海豚座，是在夏末秋初出来，大概也可以算进去。我做过一个统计，全天 88 个星座，和水有关的全都在这里了。当然，可能还有船底座、船帆座、船尾座，是由原来一个大南船座拆开的，主体出现在冬春之交低垂的南天夜空，也跟水沾边，但由于属人工物品，姑且不算。

总之，秋夜星空，就像一片辽阔的水域，是各种水生动物

的乐园。在这个意义上,说秋属水大概也没错。当然,这是西方人的星座划分,所以应该也是西方人的看法吧?至于古代中国人,对于这片星空,更多地是看做宫殿、仓库、粮囤子等,充满了实用主义的味道,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唱不完,但似乎看不出它具体属什么来。既然看星星是一件浪漫的事,那么我们就接受一种浪漫的说法好了:秋属水。

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像希腊、罗马,盛行地中海式气候,夏季高温干旱,冬季温暖多雨。而到秋天,熬过夏季的苦日子,盼望已久的雨水就要来了。这时,人们仰望星空,心里充满了对水的憧憬和喜悦,因此把有关水的事儿编排到星空里,也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参观一下这绚丽多姿的水族馆吧。

首先,秋季星空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一种轻柔曼妙的神韵。它不像随之而来的冬季星空那样喧闹,明星密密麻麻,直打你的眼。它是从容不迫的,仿佛如歌的行板,伴着地上秋虫的低语,使人心里觉得清清爽爽安安静静。这时你会想起往事,但不会为往事伤怀。甚至,它代表了一种超然而宽容的人生态度。像什么呢?就像庄子和惠施站在濠上观看水里的鱼。庄子说:“鱼儿真快乐啊!”惠施专跟他过不去,诘难道:“你又不是鱼,怎知鱼是快乐的呢?”庄子便反问:“你又不是我,怎知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这个辩论很有名,但我想当时两个人都是心平气和的吧?他们并不太看重辩论的结果,因此心态都很放松,也都很快乐。

这就是秋天的心情啊。

庄、惠之辩见于《庄子·秋水篇》。南天上,也有一条秋天的河,从天赤道附近,一直流到我们的地平线以下。这就是波江座。它还要流得更大更远,汇入南天极周围的大洋中。在

河口有一颗大星，水委一，差不多位于南纬 60 度，是全天第九亮星，但在我们这里就不可能看到了。这是很遗憾的。波江座的源头，在猎户座西南大星参宿七的右上方，有一颗 3 等星，闪闪烁烁，如同积雪初融，然后由一串小星汇成潺潺小溪向西流去。当它流到鲸鱼座腹下时，可能是被这庞然大物挡住了去路，突然掉头折向正南。其后，小溪曲曲折折，在吸纳了众多支流之后，仿佛一头扎进了深山峡谷，河道陡然收紧，笔直地向西南方的水委一流去。波江座，从形状上看，酷似非洲的刚果河，不过是反转过来罢了。刚果河的水量，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排在第二位；而波江座在天上的地位，也是这样。排第一的当然是银河了。

海阔凭鱼跃，天上的秋水是如此浩大，以致可以使像鲸鱼这么庞大的动物畅游无阻。鲸鱼座头在东北尾在西南，横跨天赤道两侧，大有翻江倒海之势。鲸鱼是一种爱凑热闹的动物，你看，它一头撞进了金牛座怀里，仿佛要跟蜂拥而至的冬季群星亲近亲近。但它显得有点顾头不顾尾，却把最明亮的尾巴留在了寂寞的南天上。那一带的星空，几乎是个空洞，给人的感觉是，造物主干到这里，有点敷衍了事，或者是力不从心了。鲸鱼座内最值得一提的星星，是在它的颈部，名叫楚蘘增二，是一颗脉动变星，西文名“Mira”，是“说来奇怪”的意思。的确，看天，我们总会有许多“说来奇怪”的问题。这就是天文学发展的动力。

在鲸鱼座的后脑勺上，是双鱼座。这个极为暗淡的星座，却因为位列黄道十二宫而名声显赫。依照黄道十二宫，每个月份出生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幸运星座。我出生在 3 月，我的幸运星座就是双鱼座。按摊儿上卖的“星座运程书”上的说法，双鱼座的人处世比较灵活，但多少有点两面派。这是因

为，鱼本来就很滑，两条鱼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反正，好在天上没有一个渔夫座，不然肯定会被双鱼座戏弄得够呛。

在黄道十二宫里，双鱼座的上一任是宝瓶座。在天赤道偏南，它就像一只倾斜的瓶子，不断把水倒出来，永远倒不完。还记得安格尔的名画《泉》吗？画面上一个沐浴的姑娘，在肩头托着水罐，让水流下来，冲着洁白如玉的身体。这是一个经典构图，不论在描绘女子曲线方面，还是在阐述三角稳定结构方面，历来都是被美术老师们所津津乐道的。每当仰望宝瓶座，我就想起安格尔这幅画来。宝瓶座，是慷慨的象征，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像观音菩萨的净瓶露水，每次只肯洒几滴，小气得很，却还自以为是在普济众生。

你听说过一条最孤独的鱼吗？宝瓶之水下，潜游的南鱼座便是。它拥有像北落师门这样明亮的大星，却不肯北上争辉于群星间，而是自甘僻处遥远的南方。所以，我一直觉得南鱼座具有隐士的气质。不是那种标榜清高自抬身价以引起统治者注意的隐士，像李白；而是真正的归田园居，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一首《饮酒》，历来不知倾倒了多少人生失意的过客；但真正能够品出其中三味者，自古几人？至于天上，恐怕只有南鱼座吧。

李后主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谓天上和人间，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秋天高远。几番秋风，树叶也就渐渐稀疏了。这时，走在晚间的小道上，从摇曳的树缝间，我们向南可以看见北落师门。它显得那么低，周围仿佛没有一个伙伴，真不知道，这样一条孤独的心路还要走多久。正是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的

时刻，在于细品内心那份凄清。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喜欢热热闹闹的人，因此把那些孤独向隅者视为风景。我是说，那些不习惯独自面对心灵的人，便不算有完整的人生。这是北落师门告诉我们的，也是秋天，特别是秋夜告诉我们的。

我们曾经被老师教育说，做人要刚强，要百折不挠。但越来越发现，其实有太多的事，硬碰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老子说：“上善若水。”流水不争先，却能以至柔克至刚。我们不能拿教育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一生。当记忆流成一条河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真正能够记住的，并不是那些屹立河心的磐石的倒影，而是河水浅吟低唱的歌声。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没有哪尊石像不会被流水冲刷得面目全非。

已故诗人骆一禾在一首诗里写道：

“大雨从秋天下来，向我索取着内心形象。”（《大地的力量》）

是的，秋属水，更吹落星如雨。在那些如水的星夜，我们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反复诉说：请关注你内心的景象。

北落师门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晚唐杜牧的这首《泊秦淮》，讲的是某次路过南京的观感。秦淮河流过南京城，两岸是古代最著名的红灯区，从六朝到明末，繁华了一千多年。一部动辄血流成河的历史，唯有这条河水，总是被胭脂染红。据标准注诗家解释，小杜这首诗，乃是忧世之作。当时中原藩镇割据，大唐国势日颓，而统治阶级仍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注诗家可能忽略了这是某种暮年心态的反映。像有不少官儿，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有所作为，但到了快退休的时候就要腐败。岁不我与，此时不撈更待何时？人如此，时代亦如此。

《玉树后庭花》为陈后主所制，是亡国之音。不过我倒是觉得，人有贤与不肖，而音乐本身是没有罪过的。

故都南京，南朝的建康城，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我对音乐不太在行，但我的另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兴趣，使我追想建康。这个兴趣指向一个人，太史令周玘。这个名字很冷僻，也有点古怪，有必要解释一下。玘字的古义，是指高出周围的土堆；至于专做坟墓讲，那是后来的事。周玘是个小人物，事迹不著，只在《隋书·天文志》里有一段介绍：“高祖（指隋文帝杨